

卷一

吕氏春秋

第七卷

孟秋紀 凡五篇

孟秋

蕩兵 一作  
用兵

振亂

禁塞

懷寵

孟秋涼至賞軍  
兵修法膳傷始  
肅羸農穀嘗新  
收斂脩封度割  
地西毋行

秋金其色白車  
服等尚白一以  
順天時一以調  
節候也

呂氏春秋卷七

孟秋紀

七月紀

一曰孟秋之月。長日至。四旬六日。日在翼。昏斗  
中。旦畢中。則立秋。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  
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  
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  
乃祭鳥。始用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  
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

古者天子于秋  
月振旅治兵因  
其肅殺之氣至  
于備室城郭之  
以是月為之順  
陰氣之閉藏也

以深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  
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  
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  
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  
兵。簡練桀雋。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  
明好惡。巡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  
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  
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天  
地始肅。不可以贏。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

此亥水之氣所  
泄  
此寅木之氣所  
損  
此巳火之氣所  
傷

此篇首提有義  
兵而無偃兵句  
立柱中分三大  
段歷之此證發

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  
水潦。修宮室。埽墻垣。補城郭。是月也。無以封侯。  
立大官。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行之是令。而  
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  
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  
穀不實。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 蕩兵

一作用兵

一曰句。吸。畫。一曰篇。之。神。

二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  
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

明仍以此句三  
結之又前用兵  
語自來句喚起  
中後三次接應  
結前引後變化  
縱橫自是先秦  
骨脈奇格奇格

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廢。勝者用事。又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

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體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

逐句收繳照應  
血脉流貫不見  
痕迹

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鬪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疆。談雖辯。文學雖博。猶不見聽。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

通篇只反覆此論至此始及義兵之利掉尾

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疆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况於暴君乎。

振亂

三曰。當今之世濁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絕。賢者廢伏。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世有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爲義矣。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

秦以戰伐為功  
故此論善攻伐  
而少救守

榮且苦者也。而逸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况於不肖者乎。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凡為天下之民長也。慮莫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利害在此。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而取舍人異。以辯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

收轉攻無道罰  
不義意極含蓄

而欺心。誣也。誣悖之士。雖辯無用矣。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為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為深。夫以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罰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凡人之所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其罰也。所以斬音祁有道行有義者。為其

此篇專以兵以  
義動為主見兵  
以義攻守無所  
不可兵不義攻  
守無一可者正  
大之論是以為  
世之暴兵不義  
者戒

賞也。今無道不義存存者。賞之也。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之也。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為大。

### 禁塞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凡救守者。太上以說。其次以兵。以說則承從多羣。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則誦之。臥則夢之。自今單唇乾肺。費神傷魂。上稱三皇五帝

之業。以愉其意。下稱五霸名士之謀。以信其事。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行說語眾。以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則必反之兵矣。反之於兵。則必鬪爭之情。必且殺人。是殺無罪之民。以興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先王之法。曰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

收上意以起下  
轉折起伏勢不  
可禦



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義兵爲可。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顛。吾未知其厲。爲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爲丘墟。身爲刑戮。吾未知其爲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

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於此也。此七君者。大爲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爲萬數。壯佼老幼。胎臚之死者。大實平原。廣堙深谿。大谷赴巨水。積灰填溝。洫險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今之世。爲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爲京丘。若山陵。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察此其所自生。生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夫無道者之恣行。幸矣。故世

極言民遭暴兵之苦令人悽愴孟子云善戰者服上刑見及此耳

又推開一步以  
結立言之意

首泛論士之謀  
兵必要于義理  
後兵之來也故  
民之生藹然一  
段愛民之意見  
于言表

民者邦之本也  
愛其民至于躰  
民情積財公  
好惡斯謂之仁  
義之兵

之患不在救守而在於不肖者之幸也。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賢者益疑矣。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

懷寵

五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辯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必當義然後議。故說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暴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執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

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以彰好惡。信與民期。以奪敵資。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先發聲出。號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無道。倨傲荒怠。貪戾虐衆。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謗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下不惠民。徵斂無期。求索無厭。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

誅也。人之所讐也。不當爲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爲君者也。以除民之讐而順天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讐者。身死家戮。不救。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以鄉聽者。祿之以鄉。以邑聽者。祿之以邑。以國聽者。祿之以國。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而已矣。舉其秀士而封侯之。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見其長老而敬禮之。皆益其祿。加其級。論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庫之金。

如武王克商大  
賚而富善人舉  
逸民是也自是  
以後列國惟爭  
土地而戕民生  
此道鮮矣呂氏  
猶知此所謂不  
可以人廢言也

散倉廩之粟。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必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兵不接刃。而民服其化。

呂氏春秋

第八卷

仲秋紀 凡五篇

仲秋

論威

簡選

決勝

愛士 一作慎窮

育風養老飭衣  
裳毋枉巡牲麻  
犬嘗城廓趨民  
勤種麥平衡舉  
大易來商

呂氏春秋卷八

仲秋紀

八月紀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其  
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  
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涼風生。候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  
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  
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

刑者為治之具  
所以禁民不軌  
國何可廢必于  
是月而申嚴之  
者八月肅殺之  
氣始行順其氣  
候也

糜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常。制有  
小大。度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枉撓不  
當。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宰祝巡行犧牲。視全  
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  
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次。次饗。天子乃儼。  
禦佐疾。以通秋氣。以犬嘗麻。先祭寢廟。是月也。  
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窳。修困倉。乃命有司  
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乃勸種麥。無或失時。

雷乃天搏擊之  
氣陰之積也。是  
月陰之極。陽氣  
潛藏。故雷始收。

此郊木之氣所  
應。此午火之氣所  
傷。此子水之氣所  
泄。

行罪無疑。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  
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一度  
量。平權衡。正鈞石。齊升角。是月也。易關市。來商  
旅。入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雜。遠鄉皆至。則財  
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無逆天  
數。必順其時。乃因其類。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  
恐。行夏令。則其國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  
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論威

此論兵以義舉則無敵于天下謂之至威戰國之強兵焉是知此

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疎之所由起也。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已。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不可搖蕩。

先以仁義素附于民心後不得已而興伐暴之兵故一征而即服此之謂至威如湯武之兵是也

物莫之能動。若此。則敵胡足勝矣。故曰。其令疆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誦。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枹鼓干戈哉。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宵宵乎冥冥。莫知其情。此之謂至威之誠。凡兵欲急

此舉三事以必  
死為主而無敢  
敵乃匹夫之勇  
也不是為至威

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鳧舉死殍之地矣。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并氣專精。心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荊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又况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亦未接而欲

有險阻要塞而  
不足恃者。雖不  
知疾徐先後之  
勢。亦由仁義之  
不亨也。

已得矣。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魄。形性相離。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擊木。則拌。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沈。以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也。則得之矣。專諸是也。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王壹成。又况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躅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



立意最精確援  
引最切當

### 簡選

三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耨。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鈹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對論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爲是闔。因用惡劍。則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爲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

簡選精良。兵械銛利。令能將將之。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是矣。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既奔。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爲禽。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親殷如周。視人如

看他節節脫下  
有自在神力

已。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爲天子。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爲兵首。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南至石梁。西至鄠郭。北至令支。中山亡邢。狄人滅衛。桓公更立邢於夷儀。更立衛于楚丘。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東衛之畝。尊天子於衡雍。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爲前陣。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于庠廬。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行

四者正簡選之  
要術雖帝王用  
兵亦不能廢至  
未以此勝之一  
策一句結之以  
照應起語

此以義知勇三  
字立柱反覆辨  
論美無遺策誠  
知兵之至要也

中國。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爲而不。足專恃。此勝之一策也。

決勝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敵孤獨。則上下虛。民解落。孤獨則父兄怨。賢者誹亂內作。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勇則能決斷。能決

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  
實墜。若鷲鳥之擊也。搏攫則殪。中木則碎。此以  
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  
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  
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  
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莫  
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桀  
紂以亡。巧拙之所以相過。以益民氣。與奪民氣。  
以能鬪衆。與不能鬪衆。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

勝。軍大卒多而不能鬪。衆不若其寡也。夫衆之  
爲福也大。其爲禍也亦大。譬之若漁深淵。其得  
魚也大。其爲害也亦大。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  
不與鬪。雖斯輿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  
之然也。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以羈誘之也。凡  
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爲已固。因敵  
之謀。以爲已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勝  
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夫兵貴不可  
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已者。不必

此等議論與孫  
子審勢篇意同  
極識透兵機之  
的

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聞矣。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

### 愛士

中山君云。濟不必多。寡期于當。厄怨不論淺深。只于傷心。故哀人之困窮。愛士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士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

之要術。此篇歷叙其得士之由。意極完足。

矣。國士得矣。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埜人取之。見埜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埜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鬪于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

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人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譖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卽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

以人主不可不好士一旬收繳上意有闕鎖

又推開一步更有遠神

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大。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則亦無與接。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

呂氏春秋

第九卷

季秋紀

凡五篇

季秋

順民

知士

審已

凡六篇

精通

鴻雁來賓申號  
令冢宰工休習  
享嘗百縣五戊  
騶屬飭趨刑枝  
綠稻先嘗

呂氏春秋卷九

季秋紀

九月紀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菊有黃華。豺則祭獸。戮禽。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申嚴。

其說本于周禮  
考究極其精者

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  
有宣出。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藏帝籍  
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  
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上下。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  
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  
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  
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是月也。天子乃  
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獲馬。命僕及七駟。咸駕載

古者皆于農隙  
講武事。田獵亦  
講武之一事也。  
故于是月習之。

此未土之氣所  
應  
此丑土之氣所  
應  
此辰土之氣所  
應

於旄。輿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摺扑。北嚮  
以誓之。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以射。命主  
祠祭禽於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蟄蟲咸俯在穴。皆墜其戶。乃趣獄刑。無留有罪。  
收祿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者。是月也。天子  
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  
水。冬藏殃敗。民多飢窶。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  
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  
墮。師旅必興。



此論治道係乎  
民心順民心以  
出治則民心悅  
天意得而治化  
成故歷叙聖王  
之事以實之可  
見順民心者以  
得天下之驗

### 順民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萬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衆哉。此取民之要也。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

其髮。擗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化。人事之傳也。文王處岐事紂。寃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爲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越王苦會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厚甘味。目不視靡曼。耳

善叙事而語詞  
更蒼古

不聽鍾鼓。三年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內親群臣。下養百姓。以求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衣禁襲。色禁二。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漬病。困窮顏色愁悴不贍者。必身自食之。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曰。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僨。此孤之大願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

傷吳。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則孤將棄國家。釋群臣。服劔臂。易容貌。易名姓。執箕箒而臣事之。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孤雖知要領不屬。首足異處。四枝布裂。爲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於是異日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戮吳相。殘吳二年而霸。此先順民心也。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和子曰。以告鴟子。鴟子曰。

首先設喻言士  
有高節最為難  
知而知之必待  
賢者下援引以  
明機軸最負融  
令人醒目

已死矣。以為生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

知士

三日。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譬之若枹之與鼓。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靜郭君善劑貌辨。劑貌辨之為人也。多訾。門人弗說。士尉以證靜郭君。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

呂氏以劑貌辨  
趨患難以報君  
誠不然也。蓋貌  
辨審度。宣王可  
以言語說而不  
可以智力爭也。  
觀其往見之言  
莫非滑稽之術  
未聞以道義之

靜郭君。靜郭君大怒曰。剗而顛。揆吾家。苟可以。廉劑貌辨者。吾無辭為也。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暮進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靜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與劑貌辨俱留。無幾何。劑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公往必得死焉。劑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劑貌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劑貌辨見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劑貌辨荅曰。愛則有之。聽則

無有。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順涿視。若是者倍反。不若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靜郭君泣。而曰不可。吾弗忍爲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爲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也。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也。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

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劑貌辨荅曰。敬諾。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劔。宣王自迎靜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靜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十日謝病。疆辭。三日而聽。當是時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非之弗爲阻。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

審已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雖當與

通篇設喻提明  
正意文極活潑

列子不知所以  
中射魯侯不知  
所以求鼎齊王  
越王不知所以  
亡國及覆引證  
摠用以字為骨  
故字亦以字義

韓非子載齊  
聽以請受者乃  
樂正子春也其  
事則同

不知同。其卒必困。先王名士達師之所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水非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故子路拚雉而復釋之。子列子嘗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請。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為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魯君請於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謂此能說矣。非獨存已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齊湣王亡居於衛。晝日步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

呂覽九卷

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當已。公玉卅  
答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耶。王  
之所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  
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  
也。湣王慨焉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耶。此亦不  
知其所以也。此公玉卅之所以過也。越王授有  
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惡  
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又惡其一  
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

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  
以惟此難也。亦不知所以亡也。

精通

五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  
屬也。伏苓是。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  
或斲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號令  
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夫  
賊害於人。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  
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

此見精神通于  
民心而民心應  
捷如影響者以  
辟喻提起正意  
下歷引以證之

日月久照而萬  
物遂醒人德施  
而萬民化其理  
一也

節節叙事錯以  
議論

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歿而志氣  
不安。精或往來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月也者。  
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晦則蚌  
蛤虛。群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聖人  
形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養由基射先中石。  
矢乃飲羽。誠乎先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  
者。誠乎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  
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磨研  
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

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  
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  
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  
三年矣。昔為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  
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  
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  
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  
已。而發乎人。豈必疆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  
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

呂氏每引故事  
必精選題旨且  
議論痛快真令  
人不可移易者

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書